

申鑒
論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架 號 冊

申鑒序



奚暇齋
讀本記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
韓操府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
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
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肯政
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

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
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
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
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
近於醅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
雜言等篇頗似楊雄法言雄曲意美

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
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
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
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
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
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
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
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
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
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
在己卯冬十月旣望吳郡王鏊撰

申鑒目錄

卷一

政體

卷二

時事

卷三

俗嫌

卷四

雜言上

卷五

雜言下

目錄終

申鑒卷一

漢 潁川荀悅著 嚴于鈇閱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

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興輔弼之臣

亂治也時亦惟荒圯湮治荒日荒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

王允廸厥德廸蹈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

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
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
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
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
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
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樂以恤之若乃
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

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詰王之
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
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
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五體也致治之術先屏
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
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
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
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
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
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

按漢書作勸字

以善

雖使尚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

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

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

此政之當

崇者一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

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

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

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

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

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

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此政之當崇者二也

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

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

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茆

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

小人之城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

章化

此政之當崇者三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

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

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

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此政之當崇者四也

賞罰

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

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

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

之止善

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

罰不懲謂之縱惡

罰及吉人

則惡無所懲而為惡者縱矣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

則治國矣是謂統法

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既蠲五政既立

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

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

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惟

缺

六則以立道經

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

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

極作誠以變數作通

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

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

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
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
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
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
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
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
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
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

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
庶人爭利此爭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
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
遵禮謂之飭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
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
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
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

易繫辭文萬物之

大極曰死

法範六極一曰凶短折

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

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

周禮朝士掌建

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

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擊木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

恤之刑斯斷樂不舉

施刑之日則弛懸

慎之至也刑哉刑哉

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

心可矜也

二曰明德

德可釋也

三曰勸功

功可準也

四曰褒化

化所關也

五曰權計

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族類也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

身上有師傅下有讌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

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

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

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

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為而

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

正謂賜予之正

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

平聲

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

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涸

涸浮行水上也

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涸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弗越也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

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

按手下當有而字

應於

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

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

子之驅鷄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鷄者急則驚緩

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

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

比近也
疾難志

開然後近

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

食之則不滯

不驅之驅驅

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

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

漢爵有二十級

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

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二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二首有
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
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
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
避讐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
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
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

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内外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厥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泰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簡華麗

之餘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

此初二首所謂尚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失實以惡反之人焉飾戕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

驗必若上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

田布於野不可隱者

喻惡不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

亂朱子曰舟之載流

橫渡者與厓內近水之舟登於故有事考功有言考

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偽也

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用勳則考行靜則考守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

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

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

之尚可何況降位

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

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

絀則降所以懲愆也

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

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

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

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

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

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信矣

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

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

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

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
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
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此一首
所謂議

州牧
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
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

死者復之可也

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
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

死而息民

此一首所謂生刑而
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
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
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
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
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
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
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
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
而禁也然後刑密

此一首所謂
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讐古義也曰縱復讐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讐之科使父讐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讐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讐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讐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

此一首所謂避讐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

物不稱非制也公生貶則私利生

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

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

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則愆增之宜矣

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

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

也

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

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

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

有以俟制度可也

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

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

今謂獻帝時廢者初

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

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

言卓既誅此制

宜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

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

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

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

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

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

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

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偽必作爭訟必

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

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

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

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

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

亦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

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

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言或尚或

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後曹操為相還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

為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

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謂禮

物宜從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

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

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

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

焉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

書雲物為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此一首所

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天之道

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此

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

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繼序於王先

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

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
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
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
崇內教也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

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

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
有誤仲尼邈而靡

質大聖已逝
經無所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先師已喪
義無所聞將誰使折

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

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

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
慮見損益後進相放

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學

者所傳背戾
互相爭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

首所謂備
傳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

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
喻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

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
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

巽以行權

易繫辭文

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

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

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

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

之絕也

既曰權宜著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

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

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

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爲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動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

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

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

掌與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

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

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

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

公主大臣拜免

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

居注

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

日用動靜之節必書

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申鑒卷二終

申鑒卷三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

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

之不燠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

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

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

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

五三五星三辰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

神之精周

龍虎

龍當作尾

之會晉祥也

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

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旅

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

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

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

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順

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

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

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徵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

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

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

應感

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

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

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申鑒

卷三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

烏獲秦武王力士

捷言老

亥

老亥疑豎亥之誤

勇期賁育

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

聖云仲尼

壽稱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姓姦名鏗

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

異也

異謂怪異

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

矣

獻帝興平六年越雋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

夫豈人之性哉

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

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

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

命門呼吸虛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關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体是道

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

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

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

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傳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

埴

也

燔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猷犬羊

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世稱緯書仲尼之

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

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起於哀平

或曰雜曰以已雜

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

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武曰燔諸曰仲尼

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

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

必有實事必有功

申鑒卷四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

此君子之

三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

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

側景之鏡亡鑒矣

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

天無獨運君無獨理

非天地不

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

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

上致望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

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

之道不宜於心是邪僻之氣未由入也

缺一有間一

字

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

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未由入之矣不任不愛謂之公

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

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

近也然外則管仲射亡衛姬色妾非愛也任之也然

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也矣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闔清淨雙豎不生

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

遠當作達

藥之

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

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

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郊遷於繹景祠於旱可謂愛

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不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

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

已矣

西域傳烏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

損益

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

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

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

謂不盡忠直之道

邪臣由之

無罪之罪

謂盡道而矯上拂下

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

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

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

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

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日

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

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紕

紕與黜同

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末然

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

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錯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

錯之錯猶可解也無錯之錯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

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

無錯之錯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者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

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

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

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傳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

言三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樂與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

言此欲獻帝厲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

邵矣哉

邵高也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猷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審乎所爲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

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

缺五字

城重譯而獻珍非寶

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

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

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
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
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申鑒卷四終

申鑒卷五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
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未矣言行愛焉而
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
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日貞二曰達三曰
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
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
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于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未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缺一字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

也

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

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主明

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

二者較之知人固難

而自知爲急也

用已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

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

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紬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

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
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
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
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
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
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

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
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
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

爲然

韓子三品之
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
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
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
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
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

情矣故人

人當作神

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

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

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

故氣黑

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

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

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

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

矣

行謂飲食

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

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

者行矣

行謂取義取利

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

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

雖可兼取

當有闕文

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

仰乍進乍退

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

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

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

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

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

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
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
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
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
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
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
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
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
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
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
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
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
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
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
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
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

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愚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穿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

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義也字

申鑒卷五終

中論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

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
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
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
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
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
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

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
與聖人之道竝傳學者罕能獨觀於
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
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
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
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

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
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
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
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
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
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
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
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
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
按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致臣之
意云編按書籍臣曾輩上

中論總目

卷上

治學

法象

修本

虛道

貴驗

貴言

藝紀

覈辨

智行

爵祿

卷下

考偽

譴交

歷數

論天壽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目錄終

中論

目錄

二

中論

卷上

中論卷上

漢 北海徐幹著 孫胤奇閱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
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
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
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
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
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

中論

卷上

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
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
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
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
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
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
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

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
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
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
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
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
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
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
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
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

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苦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

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

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
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
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
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
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
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
肅兔宜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
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

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
以崩亡之候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
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
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
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
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
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
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
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

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明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

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悞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悞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驪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

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已或用乎人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

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
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綬下
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
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
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
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
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
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衰歟而
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

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
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
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
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
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
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旣純而知仁
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
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
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

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
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
君子脩德始乎筭弗終乎鮪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
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
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
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
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
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
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
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
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
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
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
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
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
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
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邁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

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
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
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
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
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
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
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
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
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

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
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
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
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
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
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
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
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
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

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顓顓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旣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

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
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
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
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
能爲已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
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已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
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
惡之重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
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

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

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

心亦如之

一本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

君子誠知心之

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

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棧

門南旁木也

之內而聞干

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
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
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

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
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
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
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求有不然
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
已旣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
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
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

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
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
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
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
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
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
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
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
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

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
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
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
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
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
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
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

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
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
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
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
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
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
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
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
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

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
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
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
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
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
然者也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
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
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謂曰相
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

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
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
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
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
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
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
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
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
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兎惟恐

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春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耻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耻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已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債極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

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惟言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瞽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

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間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已之

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
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
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
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蹰
踟蹰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
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
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
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
士而已矣非過其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
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
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
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
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
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
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旣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
慎諸已以爲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
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
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
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習飾能統事御群
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

一本作聖人無所不能也

藝者所以事成

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
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
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庖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
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

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
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
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
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
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旣脩其質且加其文
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
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

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
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
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
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王之
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
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
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
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
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
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
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
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
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
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
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

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
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
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
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
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
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
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

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
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
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
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
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
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
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
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
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

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已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鵠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面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譟譟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

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臺臺之譽
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
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
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
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
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
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
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
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

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
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
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
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
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
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
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
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
安得乃知爲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

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
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
骨肉也徒以不聰獻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
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
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
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
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
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
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

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
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
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
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
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
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
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
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穰
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

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
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
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
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
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
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
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

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
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鍾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
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
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
損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
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
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
王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

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爲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

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壽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戣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墾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得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中論卷下

考僞第十一

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
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
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
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
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
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惓惓
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

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
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
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
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遭之者不能攻也昔
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
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
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
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
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
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
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
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
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
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
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
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
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
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

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
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
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
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
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遁而不
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
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
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
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

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
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
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
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
馳騖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
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
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
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
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已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

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

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恠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

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曰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

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譴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戒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

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

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

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
形勢飭五材以別名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
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
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
民役諸圉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
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
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
比爲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有
師五族爲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囑
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
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於
司徒退而頒之於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
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
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
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
奇袤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
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

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

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義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櫛生華樵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旣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

曆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土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而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湏淫廢時亂目湯武革命始作歷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歷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

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
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
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
戰國搆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歷數
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
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歷用顓
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

數之士使議定漢歷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
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
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歷比之衆家最爲
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歷疎濶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
歷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於
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
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
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不奉贊
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

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歷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蹟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穎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

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

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薰之類也北海孫翽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千惡移其性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子胥

違君而適讐國以雪其耻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爲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夭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爲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爲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旣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爲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

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

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難艱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夭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

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苟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七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

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

以爲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水豈復以爲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人一作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

無慶也苟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搥擊燒薰於事無施孫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爲德子胥雖有讐君之過猶有觀心

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

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琬琰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驚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

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

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日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也好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

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

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旣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知其亾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

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照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吹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

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爲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衆譽爲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

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已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哀然不自見儼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群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僞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

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群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謚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鞞求之無戾夫以

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况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肱股墮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爲時俗

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叡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爲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

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

一作講其邪僻

率其徒黨而名震乎

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爲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

一作

尚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已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已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

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
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
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
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
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
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
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
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
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卽墨未拔昭
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平卽墨守者田單縱反
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
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
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
之來卽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劫伐之大爲田單
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
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
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

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欲者明君不

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羣策之所長棄羣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爲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

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旣敗爲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闇於

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嗇專利功勤不賞有一范增旣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與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恠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鱣蘧伯玉史鮪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

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丹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竝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

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
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
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
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
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
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
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
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
王臣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
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
也至於王莽旣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爲
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
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
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
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
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
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

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鉞鐵也

一作以印綬小爲鉞鐵也

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

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寧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愼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

之如親戚樂之如埴簞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
決壅導河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龕穢暴虐馨
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
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
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
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
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
如滫滂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
我也如是其冒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
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
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
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
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
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
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
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

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蒸民其性一也
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
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
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
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
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
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
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
敕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

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况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
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
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
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

一作不聊生

故先王明庶

以德之恩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
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
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
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
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

之可以爲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
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
乃分九職焉九職旣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
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旣均故民盡其
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旣
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
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一作有源治有本道

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
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
也今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
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
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
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
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爲
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一作
通逃者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

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
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
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
惟審民數乎

中論卷下終

庫文淵青
共第
第
冊號架



110X
567
100
59